

共八册

西  
滬  
外  
集  
六



中國銀行  
百  
南  
藏



831011

西滬外集卷第六

銅豹館亂書

觀空

諦思身之未生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之既化有象乎有  
人名乎有我乎身前後兩不可知安得於中偏執為我愛  
戀憂怖終日戚戚

世人祇緣看得我字甚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惱前入云  
西滬外集卷六 觀空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况云知身不是我煩惱更誰侵  
真達人之言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淫然勃然莫不出焉  
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  
悲之解其天豈墮其天泰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以身從之  
乃大歸乎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子也人從無名種子中  
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  
彼八物皆成一空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

國朝  
新津  
成都  
劉鴻興  
茲蟻  
校刊  
編輯  
天  
不  
可  
言  
也

生種種計較惑利惡害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  
喪又自有夙因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鳥逐至於滅盡  
而後休不可謂智也

余觀於天日月疾於彈丸當其轂轆而墮西巖雖有拔山扛  
鼎之力莫能挽之而東余觀於地江河駛於竹箭當其盤  
折而起東溟雖有談天炙輶之辨莫能喻之而西余觀於  
萬物陰陽相摩羣生如膏之在鼎烈火下熬斯須告竭如  
燭之在風搖搖搖淚枯燼落而滅如斷梗浮萍前浪推而後

浪疊莫知所泊矣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二

天地如許大萬物如許夥人身不過七尺元會運世十二萬  
年如許長人生不滿百年以百年光景入十二萬年間不  
啻電光石火以七尺形骸寓天地萬物中不啻九牛一毛  
萬馬一鬣能於此勘破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定不取憐市  
兒自失丈夫無上勝事

或作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皋夔稷契  
伊周一人一箇髑髏大都四五十年著甚來由發顛假饒  
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過喫得半升米說甚王侯將  
相祇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勅葬精魂已成冢兩姓名留

在青史你可知道是你世事總無緊要物外祇供一笑  
上之處世視富貴利達當如伶優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  
噫嗚訶笙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  
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時晝夜  
出游惟恐不給鑿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  
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視金珠寶玩當如小兒之弄戲  
劇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  
穽當如醉人之受辱罵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  
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三

世宙一大戲場離合悲歡要看假些到那鑼鼓一歇眾腳色  
一齊下場那時誰苦誰樂

世界如棋局世人如博白子見得勝負不常故勝不爲喜敗  
不爲戚客散棋收勝負何在哉

紙牕雖微被人扯破猶有怒心一針雖小破人將去猶有吝  
意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事物無  
不挂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此身亦棄物也况身

外者乎

剛柔相成萬物形之煩氣爲蟲精氣爲人精神天之有也而

骨骸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我尙何存

屑赤六復劉子威書登乎邱隴曠觀平野煙黃日淡牛羊散  
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焉臨大海望白波連  
山彌天無岸其下阪隄猶見城郭街衢俯仰而笑判剖以  
來古人無一人在者而人劬劬勤於百年之內力恒恐  
其不竭機恒恐其不深苟警然而悟則平日種種之憂勞  
焦迫者豈惟可憫亦大可笑耳

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繫之往復相移新故遞

換今日之跡明復陳矣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四

分身夢宅會歸變滅草囊汗穢煩惱所生何足多戀

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歸於  
虛矣昨之所謂實者一聚之煙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  
無爲有有不可以爲常也復且歸於無矣昨之所謂有也  
一害之塵也

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齊生齊化齊賢齊愚齊貴齊  
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人生日失一日眼見得眼前人時時有死者猶不能於此猛  
加警省亦可謂大愚終身不靈矣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一日柱閒得一絕句相傳  
呂公筆也就冢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卽塚中人憑欄漫起  
存亡意除卻虛空盡是塵

某見墳塚纍纍謂人曰一人一个土饅頭人人盡是饅頭餠  
今古幾亭州華屋山邱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落  
空使人愁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  
石橋橋下水依舊東流趙子昂懷古浪淘沙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淨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  
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旁幾箇新華表

西滙外集

卷六

觀空

五

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  
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

東坡與郭生游於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輓歌言恨無  
佳句因爲略改樂天寒食歌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  
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  
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  
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輓歌葬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  
人傷之悲歌以寄情其薤露歌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

朝更復結人生一去何時歸其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斂  
魂聚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  
危坐終日有小詩隸書梁開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  
子厚有答人書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比來  
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  
羊是非榮辱安足較耶又書曰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  
世亦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  
所得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此二書皆在元和四年後十  
西澗外集卷六觀空

六

年卒年止四十有七耳所謂數十寒暑三十年客者竟不  
酬初志悲夫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  
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羊以馬  
策叩扇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  
去

王長史病篤臥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子于買妾樊通德頗能言飛燕姊弟事子于語通德曰斯人  
俱灰滅矣盛時疲精力馳騫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

田野草乎通德掩袖顧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  
悲

雷宣徽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  
杖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戡身萬事都  
已悲夫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余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傍僧  
指一塚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僧爲  
掩覆僧言屢掩屢開殊不可解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  
食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戴貂蟬今則髑  
西澗外集 卷六 觀空  
七  
骸亦不復見矣

蔡元長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三人者以金人  
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  
春風如今去落他人手誰復鐙前念老翁至潭州作詞云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  
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庭幾度宣麻祇因貪戀此榮華  
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給醮金葬之呂嘗問蔡  
云公亦知國家之事之必至於斯乎曰非不知也只謂老  
身可以倖免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有書答謝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才十餘月耳而困窮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下世也

西澗外集

卷六

觀空

八

白楊樹城東路野草萋萋葬人處挈榼提壺出郭行可憐今日又清明富家塚高高傍嶺貧家塚低低亞畛塚中貧富人不同一樣酒澆不能顧暝煙慘淡日西斜挈榼攜壺還返家一線陰風旋不定紙錢飛上棠梨花施曼郎上塚歌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慨慷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歸北邙松栢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頽基無遺主游魂

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陶詩

史彌遠死家人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比入門燈火  
綠真升堂卽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生平厯厯囑家事索  
紙筆題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  
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我悲乎周  
曰所能令悲者先貴後賤先富後貧屈折擯壓無所告訴  
今足下千乘之君雖有善琴不能令足下悲也然千秋萬  
歲之後高臺傾曲池塹墳墓旣以荒蕪嬰兒豎子樵采躑  
躑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孟嘗君遂泣  
下垂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  
哀下席就之曰聞先生鼓琴直若破家亡邑之人也

開元中道人呂翁常往來邯鄲有書生姓盧與翁同止逆旅  
主人方蒸黃梁其待其熟盧生不覺長歎翁問之具言生  
世困厄翁開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如願生俛首但記  
身入枕中卽至其家未幾登高第厯臺閣出入將相五十  
年忽欠伸而寤黃梁猶未熟也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智識

特異不可不爲擇婿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貳卿博學有文足以充選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尙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富貴冠一時未周歲公主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曰吾不欲見劉生一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如夢覺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於官子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

楊石齋當國時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子慎舉進士第一

公輦蹙不自安人問其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十

次第陳舉至將闕則盡出傀儡於場此曲終時也人家氣數有限今發洩如此人以爲吾家之慶慶方大耳未幾公以議大禮不合去狀元謫戍南方而有僉事者復以誑誤抵罪人皆服老者之先見云

宣義郎萬延之錢塘人徙居餘杭行視茗書陂澤可爲田者卽市之歲租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爲氏至此足矣其家蓄一瓦缶蓋初赴選時遇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千錢市之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頰面旣覆缶出水而有餘水留缶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以爲偶然明日則又

成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小景水村竹屋斷鴉翹  
鷺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爲護什襲而藏過凝  
寒卽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方上皇登極致仕  
卽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詔下之日適其始生之辰親朋  
畢集是日大寒設缶當席凝成石上一老人龜鶴在側如  
井所畫壽星像觀者莫不歎異以爲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  
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莫有窮其理者然自得缶  
之後費用優裕其剝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王晉卿家  
費用幾二萬緡娶其孫女秦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  
繼入鬼錄餘費爲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曰就淪落至寄食  
於人眾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缶後  
歸蔡京家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二

扶風孫奮富而吝梁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  
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  
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奮兄弟死於獄悉沒家財億  
千七十餘萬

劉承勳事南唐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文簿淆亂不可勾考  
劉旣專官事盜用無算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

劉失職破敗晚年乞食街中漂沒而死方其富貴之時安知有今日乎

元人弔脫脫丞相有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太師無腳力不能搬運到黃泉

王黼庫中黃雀鮮自地積至棟滿三楹蔡京對客令檢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籍童貫家有作成理中丸數千劬籍賈似道家有果子庫糖霜數百甕微物如是他物可知數人如是古今之類乎數人者亦概可知然而煙消灰滅卒至聲名俱敗則又何有乎身外之物哉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十一

倪文節爲吾鄉名流或議其有窖藏之癖余未敢以爲信既而子孫有分析窖藏不平之訟訟數年不已盡爲刻木輩所有正不救子孫之貧也悲夫

郭進有才略累有戰功治第旣成聚族人賓客宴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王建道遙溪亭詩曰道遙公在此徘徊帝改溪名起石臺車

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  
蕙花雨打開無王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  
傷愚溪詩序曰柳子厚沒三年有僧來告曰愚溪非復曩  
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  
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僕深  
有感焉當逍遙公隆盛之日大官載酒奉常抱樂鑿奠翟  
禕增賣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才數世向者逍  
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  
溪與一時名士物故未久至於殘陽寂寞出樵車觀此二

西澗外集

卷六

觀空

三

事重使人惻然

楊玠致仕歸舊居多爲隣人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  
白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  
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陳眉公隱居佘山遠而土司酋長丐其詞章近而茶館酒樓  
懸其畫像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徵君故宅他人是保而書  
床茶竈不可復問矣

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委曲爲計亦不可得李衛公平  
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

石與人者非佳士也告戒非不切至卒爲大力者取去嗚呼此豈告戒所能止哉

宣和閒上一日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樂部焦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曰苑中所植皆取於四方已至此處則已焦也上大笑此亦猶歛澆焦燒之諛謂掘以歛水以澆旣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讖矣

陳亞藏書千卷名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

異花作詩戒其後曰滿宅圖書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

西滙外集

卷六 觀空

四

他時若不連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人

吳與向氏后族也三世好古多收古物其一名士彪者蓄石

刻數千種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駿而誕其母積

鏹數百萬母死專資飲博之費余至其家傑閣三層悉貯

書畫珍玩公明視之不甚惜凡博徒酒侶往往赤手攫之

而去長城劉瑄字困道多能而狡初游吳毅夫兄弟閒遂

登賈師憲之門聞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大

設席以晏之酒酣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歸

言之賈誘以利祿按圖索駿凡百餘皆六朝神品公明後

爲嘉興推官以贓敗而死家蕩然矣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鼎鐘鬲盤匱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於石刻者皆是正僞辨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易安居士與之同志趙歿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就舒郡庫刻其書而序不見收比獲見元蒂於王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余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甚貧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歲入相國寺市碑文

西滙外集

卷六 觀空

五

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奚器亦摩玩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精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剝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

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重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藍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尙五十車連艫渡淮河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已化爲灰燼己酉歲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適應日後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在江西予遣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去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遺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種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巍然獨存上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温之漚之越之杭寄物於曠縣庚戌春官收叛卒悉取入故李將軍家巍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六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簏去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

籤縹帶束十卷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石昌言蓄墨不許人磨或曰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墨故無恙

唐人功名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爲憲宗正如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爲永興軍助教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爲榮乎亦淺矣乃知世祿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魏公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牘告身俱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予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其徵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杜詩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相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殊爲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纓僅存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中山公子徐青君家貨鉅萬造園大功坊側擬於平泉金谷鼎革後籍沒遂無立錫一身子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六

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部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釋之且曰君有非欽產可請還者當爲查給青君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既查還其園乃賣花貨柱礎以自活

周仁矩者蜀相庠之子爲駙馬都尉有才藻而身劣國亡後與丐者爲伍俾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酒坊間日獲三二百錢與丐者飲噉而已人皆嗟歎之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山有堅土凡市之塗墜版築咸得而  
畚取之獨餘一半壁立慶元元年五月大雨墮其巔古冢  
出焉數甃流下其上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  
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又數日而  
山墮墜周半墮骨髮棺柳皆無存兩旁列瓦盃二十餘壁  
有一鐙尙熒熒取之卽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  
盃中有甘蔗節有小菱餅如硯滴竅其背爲蝦蟇形有一  
瓦盆如褻器一銅盆絕類今洗羅中有雙魚底有四環附  
著一銅杆穴底與庖人汗器同製每甃著年月姓名如先  
復雨山無址竟埋焉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五

廣州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游獵畢弋余所知爰猛說王所  
發掘墳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  
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  
至一戶無扇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  
侍立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鑰叩開見棺柩黑光  
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所爲厚數寸累積  
十餘重刀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

七尺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牀下似是糜朽而墮落者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脚之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立侍有鐵鏡數十枚魏王子且渠塚甚淺狹無棺槨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裸臥無衣衾皮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王畏之不敢侵近暹擁閉如舊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攬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空五合水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三

光潤如新王取以爲硯滴幽王冢羨門旣開皆是石墜撥除丈餘乃得雲母又尺餘見百餘尸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長安有寶貝行搜奇物者必萃焉唐諸陵經五代發掘皆空太平興國中具衣冠掩塞長老猶見之

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其詞云歷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蘊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

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  
傭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祭  
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此前古所未有也端平  
初金 旣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  
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  
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乙酉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衣寺僧福聞號西山者成於剗  
僧允澤號雲夢者初天衣乃魏憲靖墳寺福聞欲媚楊髡  
遂獻其寺繼又發墳多得金玉以此遽起發陵之想允澤

西滙外集

卷六

觀空

三

一力贊成之時宋陵使中官羅銑者猶守陵不去允澤率  
凶徒痛箠脅之以及而逐之先發甯宗理宗度宗楊后四  
陵理宗陵所藏尤厚啟棺之初有白氣竟天蓋寶氣也倒  
懸其尸樹閒瀝取水銀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事竟羅銑  
買棺收斂夕聞四山皆哭聲旬日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  
欽高孝光五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陵朽木一段欽陵木  
鐙擎一枝而已高宗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有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孝宗亦蛻化祇有頂骨小片內有玉瓶爐一副古  
銅鬲一隻光宗及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

悉從火化

皋亭山下有劉墳宋鄜王劉錡之墳也先是其地爲顯甯寺  
矣王以爲佳移寺建於塢外而築墳於其中僧無如王何  
也其地爲鄜王墳矣越五百年有僧具德者履王墳而亦  
以爲佳發墳棄於塢之外而復建寺於其中王無如僧何  
也吁嗟王昔以順昌旗振威天下何雄也今爲人伐塚棄  
骸而會無知雄安在哉伐其塚者且託言非韓劉之劉而  
苗劉之劉又何冤也

錢塘陳乾緯言與數友泛舟至西湖深處秋雨初晴登寺樓

西滙外集

卷六

觀空

三

遠眺一友偶吟舉世盡從愁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句相  
與慨歎寺僧微哂曰據所聞見蓋死猶不休也數年前秋  
月澄明坐此樓上聞橋畔有詬爭聲良久愈厲此地無人  
居心知爲鬼諦聽其語急遽攬奪不甚可辨似是爭墓田  
地界俄聞一人呼曰二君勿喧聽老僧一言可乎夫人在  
世途膠膠擾擾緣不知此生如夢耳今二君夢已醒矣經  
營百計以求富貴富貴今安在乎機械萬端以酬恩怨恩  
怨今又安在乎青山未改白骨已枯子然惟賸一魂彼幻  
化黃梁尙能省悟何身親閱歷反不知萬事皆空且眞仙

眞佛以外自古無不死之人大聖大賢以外自古亦無不  
消之鬼並此孑然一魂久亦不免於漸滅願乃於電光石  
火內更興蠻觸之兵戈不夢中夢乎語訖聞嗚嗚飲泣聲  
又聞浩歎聲曰哀樂未忘宜乎其未齊得喪如斯挂礙卽  
老僧亦不能解脫矣遂不聞再語疑其難未已也乾緯曰  
此自師粲花之舌耳然默驗人情實亦爲理之所有  
人死爲鬼鬼死爲灑惟仙佛聖賢可以不死其所以不死者  
非不死也能存天地間之正氣耳

曾學士棨有女兒港一篇云彭蠡湖邊女兒港港水未乾湖  
西滬外集

卷六 觀空

三

水長女兒一去今幾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涇紅  
翠柳如顰眉花濺淚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煙凡幾家  
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若教化身爲水仙猶  
應想見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更  
欲向大姑問大姑默默凝新恨紅顏薄命眞堪惜女兒名  
姓無人識年去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弔陳跡君不見古  
來何限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

人非久在世之物卽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何足樂者

西虹太守有無住庵主畫圖澤三生公案卷名公題詠甚多

趙子昂一絕云川上清風非有著松開明月本無塵不知  
二子緣何事苦戀前身與後身

### 委順

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鬪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  
之流躁進之士乃老死而不悟悲夫夫使天下之富必盡  
如陶朱猗頓耶則原憲黔婁不復爲賢人矣使天下之壽  
必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爲善人  
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管晏季孟耶則乘田委吏不復有  
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王嬙西施耶則嫫母孟光不  
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  
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  
其分寸鬼神不能損益其銖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  
含真抱樸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壓之泰山不以爲重付之  
秋毫不以爲輕視死生爲旦暮以盈虛爲消息出於天爲  
民入於道爲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遙哉

世網迷天跳一網旋入一網而跳之不得入網更深反不得  
安意網中作跳法最便宜若箇中果能揮塵掃積則福地  
卽在几席下矣

將謂貧可憂乎憂而未必富也將謂賤可憂乎憂而未必貴也將謂死可憂乎憂而未必不死也或謂嗣續之艱難子孫之不肖安得無憂不知此家運之盛衰非憂所能免矣或謂水火之災兵荒之厄安得無憂不知此世運之否泰非憂所能挽矣吾聞多憂者見理之不明也安命之不固也何不同君子之蕩蕩而同小人之戚戚也

祇爲多了這知覺便生出許多情緣添了許多煩惱落花飛絮豈無生死祇恁委和委順而已曰聖學豈如是乎曰富貴貧賤寵辱壽夭聖人未嘗不落花落絮視之耳

西澗外集

卷六

委順

五

越絕書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沙隨先生曰以世事觀之殆未盡然也齊民要術言種梨惟一梨十子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鶻生三子一爲鴟禽經曰鶻生三子一爲鶻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鶻楚鳩生鶻南海記曰鱷生子百數爲鱷者十二或爲龜爲鼉然則堯之有丹朱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或問怨尤之念的是難免奈何曰君自來怨尤怨尤出甚底天之水旱爲虐不怕人怨死自死耳水旱自若也人之貪殘無厭不怕你尤恨自恨耳貪殘自若也此皆無可奈何

者今且不望君自修自責祇將這無可奈何事惱亂心腸  
反添了許多痛苦不若淡然安之討些便宜

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人亦銅也做  
了鐘便合該是個鐘做了鈴便合該是個鈴世人許多謗  
譏許多故織畢竟由不得自心造化小兒有知豈不暗中  
冷笑

發去木一段造神檯一鏡臺一腳桶一錫五斤造香爐一酒  
壺一湯器一數也卽命也物所不能自主亦主之者之所  
莫能自主也

西澗外集

卷六 委順

美

人事就是天命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  
矣

命應富貴者美事忽然而至無意而得頭頭湊合非其才智  
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事將成必敗縱得必失結局  
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處順境者不可自誇其能  
處逆境者不可徒增怨恨

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髻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  
好紙筆阿舒已二八嬾惰故無匹阿寧行志學而不愛文  
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棗與栗天

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命有應得不應得其應得者非他人所能擢敗其不應得者非他人所能提挈聽命於人固不若聽命於天耳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使天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全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世人終以一二人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嗚呼亦不悔則亦可哀也夫

天之生人各有一定的分涯擔夫欲肩輿丐人欲鼎食徒爾

西滙外集

卷六

委順

主

勞心竟亦何益故作人先要箇知分知分者心常甯欲常得自足以安身利用

星之形我之氣應我心爲我衛作我吉因我勢作我凶因我做又我勝則萬物皆爲我用我衰則萬物皆爲我病皆至言也人之處衰地值衰年者尤當知此理而靜以持之

天地間無成而不毀之物亦無聚而不散之財而其聚散之大小遲速皆有數存乎其間或無意而失之或持之甚緊護之甚密而亦不能無失則亦聽其自來自去我無與焉可耳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是聖賢切實示人處人能信得此八字過一切貪心倖心疑懼心計長較短瞻前顧後心都不知消歸何處

憂喜相生如循環然假如一物原未有得忽得之斯喜矣忽失之斯憂矣已失之復得之則又喜矣達者得之知後必失之失之一如本來之無有此所以無喜無憂也

人生一世隨其身之所值無一人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即使不盡愜意總須退一步想作平等觀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

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美

懼枉做卻開工夫枉用著閒心力惟信得命定便養得氣不摧挫

人生順逆得失卽盈虛消長之理乃造化所司非人所得而主者然造物能苦我以境而不能苦我之心是祇厄其半也若境苦而心亦緣境俱苦謂之全厄明明厄可減半我自願受其全豈非癡漢

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萬事隨緣是安樂法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蠶蟹所侮胸

中灑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後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餌無有僦室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自樂從其父老游亦無聞也

嶺南氣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者人非金石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餘歲者八九十歲者不論也吾當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洌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

呂周輔言東坡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藤梧間道旁有鬻湯西澗外集

卷六 委順

五

餅者粗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尙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可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仰望亭宇尙在水末意謂如何

得至良久忽曰此閒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如挂鈎之  
魚忽得解脫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  
犖然四顧皆濤瀨面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  
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少游謫雷有詩曰南土四時俱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心  
如石一時忘了家鄉曾直謫宜有詩曰老色日上面歡情  
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簾六尺  
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多情故其詩酸楚曾直  
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

西滙外集

卷六

委頓

辛

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  
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  
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豪以貲得官見惇  
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  
進及梅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  
酒至夜半忽聞鐘聲則其人忽嘔血死矣

沈蒿士浩然浮海舟忽鳴聲如巨牛自旦至日申不止舟人

請祭而祈之浩然不應乃自歌曰石憑而言惟政之衰劍  
悲而嘯或有兵災乘木舟虛鳴孰使之怪則誠怪疑無可  
疑冥冥滄海吾道在茲受命於天舟汝何爲

迂叟病齒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隣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  
曰子知病之所出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  
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君子  
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牙齒  
與蟲恬然而寐一夕而愈

近塞之人馬無故而亡入胡人皆弔之其人曰此何遽不爲

西澗外集

卷六

委順

三

福乎居數日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人曰此何  
遽不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臂人皆弔之  
其人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近塞之人  
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老子曰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鄭朗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第卽一生  
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言  
者甚眾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卜

蔡忠懷年二十許時家苦貧一日與張師是同行張亦貧儒

也俄有道人至熟視持正久之因漫問曰先生能相乎曰  
然又問曰何如曰極似李德裕因戲問曰爲相乎曰然南  
遷乎曰然復指師是曰當爲師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曰  
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曰狂哉以吾二人貧儒故相  
戲耳後持正謫新州一日得師是書云闔門五十口居京  
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  
復讀數日得疾而卒

白樂天齒落辭嗟嗟乎雙齒吾自有之爾俾爾嚼肉咀蔬銜  
杯漱水豐吾膚革滋吾血髓從幼至老勤亦至矣幸有輔

西澗外集

卷六

委順

五

車非無斷齟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我豈無情老  
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回嗟嗟乎雙齒孰謂  
爾來哉孰謂爾去哉齒不能言請以臆宣爲口中之物忽  
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老矣血衰齒  
寒輔車斷齟日削月朘上參差而下觚觥曾何足以少安  
嘻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臣老辭主髮白辭頭葉枯辭樹物  
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  
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  
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萬形而順萬化胡

爲乎嗟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有士人不得志一夢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句示之  
莫知所謂越十餘年成進士謁選得石城令單車造之及  
縣界宿僧寺中其夜四山燐燐然顧問僧曰是燐燐者何  
爲曰清明祭奠者其寺名則懷果也觸前所夢因借其句  
成詩云眼前兒女莫關情春若來時草自青夢卽是真眞  
卽夢石城懷果對清明

彭思永字秀長歷陽人徵時常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在

秦州季長異其事常語於親識聞及拜御史中丞未幾除

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三

知秦州告執政者曰定數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  
且預知其說乃奏易江甯季長大喜奉親之任一夕感疾  
而卒則秦淮亭下舟中也季長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  
新滿城冠蓋如達塵一聲雞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京兆尹李敏求八就禮部試不利太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  
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沈醉俄而精魄去身至一城府門外  
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卽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  
曰汝前年隨吾旅游卒於涇州何得至此對曰某自離二  
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今作秦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旣

至此亦須一見遂引入既至廳柳揖之曰公何爲到此宜  
速去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  
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  
人情於所事耳乃命吏取一卷惟出三行示之其第一行  
云太和十年罷舉第二行云婚姻得錢二十四萬第三行  
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縹帙之間  
明年客游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  
將鬻別第召敏求售之得價錢二百萬以二十萬贖敏求  
既而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某縣尉縣有張  
平子墓說者失其縣名

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書

韓晉公滉在中書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  
得遽至乞寬罪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  
屬陰司公以爲不誠怒曰旣屬陰司有何所至吏曰某至  
三品以上食料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請疏於紙  
過後爲驗明日詔對適大官進食有饌麋一器上以半賜  
公食之美又賜之旣退而腹脹服少橘皮湯至夜啗漿水  
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則皆如所說公因問人  
問之食皆有籍否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位者

旬支六品至九品月支不食祿者歲支

清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游嵩嶽醉臥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健啖世無比者此與李贊皇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說符合

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用號哭曰公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張公納貨山積其人尙在貪儉之報豈虛也哉宵分公復甦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公曰埋固不同冥司三十爐日夕鼓橐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烏可匹哉言訖復絕

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五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襄帷視尸則所陳上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吳充元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堂下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猝白事不及襄帷駕輿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支俸頗相當

洛中地多蓄藏凡置宅未經掘者必出掘錢張文季左丞始以數千餘緡買大第價已定求掘錢甚多文季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人以爲妄費及營建於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

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正如買第之直掘錢亦在其內數已前定雖欲無妄費何可得也

宋太祖生西京夾馬營中營前有陳學究失其名太祖幼時曾從受業後又與趙學究往還卽趙普也及舉大事二人皆在左右然但與趙計事陳不與焉至踐祚用普爲相而恩不及陳陳仍於陳州聚徒設教太宗在南衙時召之贈以金帛而遣之中途盡爲盜劫去太宗卽位以左司諫召之館三驛舍一夕醉飽而死

范文正公鏗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

西滙外集

卷六

委順

葉

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公百計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

席大光以母碑銘屈吳傅朋書之豫儲若干緡潤毫或曰傅朋之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傅朋歎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寇萊公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

岸凡十里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  
之句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敬禮之臨別獻詩曰牡蠣灘  
頭一艇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好上金鰲  
頂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兩宮北狩高宗南渡至建  
炎庚戌正月三日避兵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候  
晚潮顧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見山上有閣巋然問  
此何山曰金鰲山高宗登焉入閣見神翁往年詩在壁閒  
墨痕如新方信神翁前知也

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三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腳皆如墨數十里閒水皆不  
可飲梅龍圖公儀素多病至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  
恐爲毒氣所沾兢惕過甚忽墮水中至於沒頂及出之舉  
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無復昔之羸疾  
又不知何也

畢文簡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蒲博時畢公作相累  
戒不悛欲面奏加貶斥方啟口云臣有女壻皇甫泌適值  
邊庭有急報不暇敷陳他日欲面奏亦如之如是者三體  
上內逼遽拂袖起遙語曰卿屢言壻皇甫泌非欲轉官耶

可與轉一資畢公不敢辨唯而退泌卽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尙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卒

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盜先築室於二塚之間自其家窳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甚多遂完其櫬掩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嗥吼者盜懼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噪之聲盜益懼又呼一人同入則寂然無響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穿其櫬殊無所有破其棺惟木胎金裏帶一條金無數兩盜失望以斧碎其骨而出旣而貨張墓金孟於市爲人擒

西滙外集

卷六 委順

美

遂伏罪均破塚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行於郕之野鹿裘帶索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尙何憂哉孔子曰善能自寬者也

林類者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子貢

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行歌乎林曰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所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曰死之與生一往一來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者非惑乎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第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西滬外集卷六委順

堯

傷感嘆殆不可堪乃從佛者授楞嚴經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放懷無復芥蒂後調開封判官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飭夷甫至其閒督人洒掃倏然立化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

吳有毛僧日游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狎侮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忽然燒了卻死不生

唐伯虎取絹一幅題其上云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亦何妨黃泉若遇好朋友卽當飄零在異鄉擲筆而逝

陝右魏處士野蒲中李徵君瀆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乘興  
相過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言前夕恍惚若夢中有人曰  
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卽正其誤曰盍云坐看雲起時  
其人曰此浮雲安得復起耶竊念此必死期故來相別還  
家未幾卒

戴石屏詩云吾生落落果何爲得失紛紛無了期少算人皆  
嘲我拙多求我御笑人癡庭花密密疎葉溪柳長長短  
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機正在不齊時

淵明詩云旣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

西滙外集

卷六

委順

四

冲又神釋形詩曰大鈞無私力萬象自森著人爲三才中  
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  
心之神也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  
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  
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邵康節聽天吟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  
許魯齋詩云花謝花開時去時來福方慰眼禍已成胎得  
未足慕失未足哀得失在彼敬聽天裁又王文惠有云夕  
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稟乎性人賦於命貴賤賢愚壽夭衰

盛諒夫自然冥數潛定蕙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火炎輪  
曲轅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性不可易體不可移巢者固  
穴泳者甯馳闕里泣麟傅巖肖象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  
羨勿用止足可尙處順安時吉祿長享

有士夫汲汲進取或曰還讓老天作些主才好時以爲妙談  
吳山僧淨端道術深妙所謂端師子者乞食四方登舟旋問  
何風風所向則從之

楊疑式居洛將出游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受僕曰不若  
西游石壁曰姑游廣受僕又以石壁請曰姑游石壁聞者

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聖

爲之撫掌

孟陽孫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祈不死可乎曰理  
無不死以祈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  
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人情好惡古猶今也世事苦  
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旣聞之矣旣見之矣旣  
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也况久生之苦也乎孟陽孫曰若  
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  
然旣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  
之究其所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其速於其聞

乎

黃覺於旅舍見道士共飲悟其爲洞窟蕭然起敬道士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也出藥寸許令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垂盡作詩云床頭歷日無多少屈指明年七十三閱時果卒

僧行持有高行而喜滑稽常任餘姚法相寺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荆樹無皮也過年

僧義了字廓然與僕在嵩山游最久頗能詩僕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不獨喜其語蓋取其西澗外集卷六委順學道休歇故能擺落如此

聖

有僧住山寺或謀攘之僧乃挂草鞋一隻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

何順之字天隨常言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一生受用都在此兩聯中因以雲叟自號蓋合水雲二字也

信天翁鳥名其鳥食魚而不能捕魚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取之藍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不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呂源子厚守吉州嘗令修城掘土得一棺既昇置江中始得誌石於旁乃昔人父葬其子者父略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游人算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爭莫非前定也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入三尺許得石槲有銘焉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天也遂葬焉

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望

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輟賢宅富人驚悸汗浹體及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既卒遂輟其材斂焉

王承檢築防番城至上邽山下獲一棺內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得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涇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邙山之陽深深送至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夔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爲乾德六年合郎故承檢小字也

有二人對奕一客豫點一圖如黑九三白六五之類封置筒中奕畢發視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所操何術按前定錄載開元中宣平坊王生爲李揆卜進取授以一緘可數十紙曰君除拾遺日可發此後揆以李璆薦命宰臣試文詞一題爲紫絲盡露囊賦一題爲答吐番書一題爲代南越王獻曰孔雀表自午至酉而成凡塗八字旁注兩句翹日投左拾遺發王生之緘視之塗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術此人偶得別傳耳夫操管構思臨枰布算雖當局之人有不能豫自主持者而卜者乃先知之是任我自爲之事尙莫逃定數彼巧取強求營營然日以心鬪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西滙外集

卷六

委順

蜀

歐陽文忠公慶厯末宿采石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舻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至五鼓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呼曰齋料幸覓遣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果參知政事黃魯曾直熙甯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一夕夢曰分甯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尙書乎曰侍郎也魯曾直南遷親故慮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曾直自宜

州者所以宜人者也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後竟沒於宜州

俚諺云趙老送銓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尙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眞是送銓臺世長深惡之後竟卒於留臺

王克謙號茂林無子後知永嘉命立修行爲子時已二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

秦少游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

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巽

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虵天矯挂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光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韓退之姓有仙術方退之在朝暇日湘種頃刻花上有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尙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爲續其詩

載集中

元厚之嘗夢至仙府與三人聯書名榜有人告之曰君與三

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爲學士時韓持國  
維揚元素繪先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皆從絞絲始悟  
夢中兄弟之意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  
復與元素還職而鄧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  
絞絲此亦一時之異也

嘉靖中杭州舉人張給一日照鏡見鏡中另是一人且云有  
你無我無你無我舉以語人莫曉其故明年計偕途遇一  
人與鏡中者相似問之乃會稽張給姓名亦同言前事以  
爲中否必同及榜發果皆登第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  
選北道不二年杭者死於任會稽者死於家

西滬外集

卷六

委順

異

有惠鳴鳩者留而畜之或奮擲籠中不食而死或食而奮擲  
不死亦瘠或馴伏自如且肥澤一日縱之死者已矣瘠者  
不克違舉惟馴伏肥澤者一舉而入乎蒼茫嗟乎人在塵  
籠中奮擲何爲夫亦可以知所自處矣

味閒

萬法本閒人心自鬧

天地閒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閒真機括惟靜者能  
看得透天地閒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

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此身常置靜處事事俱有見地有進境日在開擾場中並性靈汨沒了有何實際

在舉世塵埃中另識一種意味又不輕與鮮能知味者嘗才是真趣守此便是至寶

眾皆喧我獨靜眾皆熱我獨冷朝作真忘兮我日獨永

獨處一榻布衣蔬食晏如也未嘗苦也後僕怒馬日以其身奔走於危險之地乃真苦耳

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才到午後便急急晦藏以蓄來日  
西滙外集 卷六 味閒 罍

之精華一年才到秋後便急急收斂以蓄來歲之氣機人生幾何而事物必欲做盡智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獵竭澤而漁也如後此之無魚無獸何

余甚愛萬籟無聲蕭然一室之趣或曰無乃太寂滅乎曰無邊風月自在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有煩冗者以奪之祇是忙慣不自覺

雅好所託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兀對山水

心坎上自作一活計事到隨宜應付既罷得片席便據以爲安大都與出作入息爲緣此世閒法亦出世閒法

夢覺之初未念諸念方寸之室虛白生此境可愛昧爽之初羣動未動方丈之室虛白生此境又可愛

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定生他想

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見不除皆自納於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辭也溺於文義知見橫豎攪擾令此心不得自如其爲罟獲陷阱也尤甚

冷淡中有無窮受用處卻戀戀炎熱不肯回頭既回頭卻又

西澗外集

卷六

味閒

哭

羨慕此是一種依腥附羶底人切勿與談真滋味

無論在極冷處在極熱鬧處祇要我心閒妙哉妙哉說到此處恐天下知此者少

眾生界中事撥置了一番又一番到來直到臘月三十日手

忙脚亂如落湯螃蟹則遲也若要直截請從而今便截斷

人在十五以前尙屬童年至於二十骨強力健問津名利之

場如驢子伏櫪志在千里由是而三四十更至五十此

數十年中日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孫欲盛身

計在其中身計家計無非生計至於六十則

甲子一周矣西日銜山倏將就木勢不得不隨緣任運善  
刀而藏由是打撲此心不使一有挂礙是曰老計亦曰死  
計而人當垂暮之年顧猶汲汲於生計焦勞不已一若不  
知其爲老境並不知其有死時也可慨也

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  
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  
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  
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儂然而白  
首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  
西滙外集卷六 味閒

兜

無事靜坐便覺一日如兩日若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  
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閒何藥能有此效此方人人收得  
但苦無好湯便多嚙不下

髮短心長世人通患石火易陰河清難俟如欲住世出世須  
是知機息機造化權還之造化兒孫福付之兒孫尋花問  
月兩兩三三置酒焚香魚魚雅雅詩不必高奕不必勝凡  
事祇求日減此心直與天游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  
世丹邱震且淨土

天下有大盜而躡其小者也曹馬盜人天下呂黃盜人國可

謂能盜其竟皆不免禍至有欺世盜名者所盜無形宜若  
可免而亦未嘗無禍計世間惟一開字可盜語云偷開偷  
卽盜之謂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違我遺世情一觴聊  
獨進盃盞壺自傾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淵明以無事  
自適爲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有一士甚貧夜則焚香祈天久而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  
帝憫汝誠問汝所欲士曰某所欲甚微但得衣食粗足道  
遙山水閒足矣空中大笑曰汝之所難者衣食耳到得衣  
食足時祇怕還是逍遙不得

西滙外集

卷六

味閒

五

江山風月本無常至閒者便是主人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游止於田父談  
笑止於煙霞半涯止於蔬粟朝市升沈之事絕不到門縱  
到門卽有狂風吹之而去

少學琴書頗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  
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  
暫至自謂是羲皇主人

陶淵明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刮

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閒有大石可坐十餘人仰觀幽瀑名曰

醉石

陶宏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曰以此當

兩部鼓吹

邴說嘗游山喜聞樵歌牧笛曰洗盡十年塵土腸胃倚驂臨

水人之乃去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曰此俗耳鍼砭詩腸

西漚外集

卷六

味閒

至

鼓吹

李約沂公之子也雅度元識蕭蕭冲遠一生不近粉黛不好

俗談在湖州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月

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愛渠口清流旬日忘返

僧如曉寄友云幻寄山寮喜牕有竹門有松砌有閒花庭有

怪石中有蒲團外有瓦竈行則隨行臥則隨臥顏曰閒閒

處又爲之歌曰祇有白雲閒不得時時出沒萬峯頭

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圃有碧盧方數畝呖呖

隱小室榜曰秋聲館時甚愛之不知誰家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曰晴夏晚雲中秋夜月冬日方出春雪方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廬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冬日與羣從子姪同游倚闌眺嵩洛俄而霜雪微下因話在江南時每見煙水中葉舟浮泛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牽引篷艇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甑卯角童黃茗泝流過於檻前問之乃白傅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西澗外集卷六味閒香山精舍此段可謂天然圖畫阮裕居會稽淡然無事內足於懷王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王右軍聞而造之逃避不與相見號爲竹中高士

蔣詡於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廉潔逃名之士

張仲蔚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求榮名時人莫之識惟劉龔知之

王微尋書玩古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坐處獨淨焦篋  
自作蝸牛廬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謔吟獨語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  
咫尺之內便覺萬里之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王維與裴迪書云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  
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  
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疎鐘相  
閒此時獨坐多思曩時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葛洪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碁局幾道樗蒲齒名閉門卻掃  
西澗外集卷六味閒

壘

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學目擊而已各無所  
言

李膺訪微君於衡門與郭泰乘蹇驢而進焉有樵者臨溪浣  
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溪澹澹而無聲兮  
木落遠皋二子聞而淒然

東坡與人書云歲行盡矣風雪淒然紙牕竹屋鐙火青熒時  
於此得少閒趣無緣持獻獨享爲媿想當一笑也

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  
與樂者遂至承天寺訪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

庭庭中如積水空明藻若橫交蓋竹柏影也無夜無月何  
地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景修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寺僧可久泛西湖  
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晶然如鎔銀傍山松  
檜參天露下葉間薨薨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  
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  
其肯以爲生平得此無幾

石林

袁小修與弟書云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晨起閱藏經數

卷倦卽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天然一幅米家墨氣午

西滬外集

卷六

味閒

吾

後走乳竇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三月初閒花鳥  
更新來往數日煙雲供養愛用不盡

彭山象耳寺有石刻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霽飈滿人襟袖  
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傳是太白遺蹟

天下清景初不擇人而與之遇然吾疑特爲我輩設東坡前  
餘杭山寺贈僧詩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欵枕對殘缸  
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牕

山谷

司空圖有棋聲花院閉之句吾嘗獨游五老峯入白鶴觀松  
陰滿地不見一人古松流水閒惟聞棋聲方知此句之妙

陳文惠公嘗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爐空流塵暗金碧獨  
坐偶無人又得真消息

蓬戶掩兮井逕荒青苔滿兮履綦絕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  
乎辛夷開未挈瓊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時不衫不履坐北  
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小倦竹牀藤枕一覺蕭然無夢  
卽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  
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  
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  
怡然屠赤水與陳立甫書

西澗外集

卷六

木間

五

曾冲邈有山居絕句超脫可喜其一云臨溪草草結茅堂靜  
坐徐消一炷香不是息心除妄想本來無事可思量

尔中歲少睡每夜分輾轉一榻間胸中無纖物時聞鼠齧啣  
啣有聲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閒亦嚙語或悲或喜或怒或  
歌聽之每啟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當在  
潁州時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牕閒月落卻未明衡  
陽歸雁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  
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

十年了無異者余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  
不過如是但能保此一知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  
有味乎其言也

家齋筆錄

蔡天啟嘗於尺素作平岡老木極有清思因特授李伯時令  
於餘地加遠水扁舟天啟題詩曰鴻雁歸時水拍天平岡  
老木鬱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伯時嬾  
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取去以示宗子令戡卽取筆染如  
詩中意天啟愛其佳後宿橫塘遇雨聞雁聲因復爲詩云  
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臥聽橫塘雨恰

西滙外集

卷六

味閒

五

是江南歸雁時此畫後入貴家余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

思

墨莊漫錄

元次山宿洄溪翁宅詩云長松萬株繞茆舍怪石寒泉近檐  
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看蒔稼吾羨老翁居處幽  
吾愛老翁無所求世路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卽休勞  
擾浮生茫無止泊之處每誦此詩輒不禁神往也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  
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  
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

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  
步山徑撫松枝與麕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閒坐弄流水  
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牕閒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  
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  
出步溪邊邂逅園翁問桑麻說秬稌量晴校雨探節數時  
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  
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因此味子西句可  
謂妙絕然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寡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  
利之場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  
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劉漁字凝之隱居廬山三十載蕭然四壁常作歌云我騎牛  
君莫笑世間萬事從吾好陳舜俞監南康軍酒稅嘗與凝  
之往還舜俞號曰牛居士

王宏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  
或問漁師得魚賣否答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  
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置一兩頭而去

張志和自號煙波釣徒奴婢二人志和配爲夫婦名曰漁童  
樵青漁童奉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伴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  
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時乘一舟設蓬席賞一束書茶竈  
筆牀釣具擢船郎而已

王維妻亡不娶二十年孤居一室室中茶鐺藥臼經案繩床  
而已

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幙小闌干衣未

西澗外集

卷六

咏閒

五

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  
閒世界座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白  
在沈會宗天仙子詞

林逋居西湖孤山植梅蓄鶴以自娛人謂之妻梅子鶴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杖每歲必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  
卽還京師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槁木形骸淨雲  
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來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  
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落都不似我生濯予  
政和間見於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笑大梁間妙語

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雲堆裏看青山

楊誠齋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牕紗

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秀

胸襟透脫矣

魏野隱居不仕嘗自詠云有名閒富貴無事小神仙洗硯魚

吞墨烹茶鶴避煙又妻喜栽花活童誇鬪草羸皆有自得

之趣

客過草堂叩余巖栖之事余倦於酬答拈古人詩以應之問

是何感慨而甘栖遁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間是何

西澗外集卷六

味閒

五九

功課而能遣曰曰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

而能終老曰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

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義

陳眉公

陳眉公自號無名釣徒嘗曰當草蓑月冷鐵笛風清覽張志

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唐臣

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忽見熒舟汴岸坐

於船牕者乃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

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意所往則從之初

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卽止不求  
有餘差愈於覓官應舉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  
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具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  
矣刺末有小詩一絕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  
華案有黃庭尊有酒無風波處便爲家

馬浩瀾題許東溟小景昭君怨云路遠危峯斜照瘦馬風塵  
衣帽此去向蕭關向長安便坐紫薇花底祇是黃梁夢裡  
三徑易生苔早歸來

城下路淒風露今人田犁古人墓岸頭沙帶葭漫漫昔時流

西澗外集

卷六

味閒

李

水今人家黃埃赤日長安道客子無漿馬無草開函關開  
函關朝暮如何不見一人閒

仲常貧也樂

我本漁樵不是白駒空谷對西山悠然自足北窗疎竹南窗  
叢菊愛村居數間茅屋風煙草屨滿意一川平綠問前村  
今朝酒熟溪光寒玉泉聲幽筑欲歸來故人留宿

劉靜修  
風中柳

歐陽全美名珣登崇甯進士第靖康閒調官京師以樂府寄  
其內曰雁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夢青衫小帽

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銜殘小樓鐘動馬蹏踏破  
前村凍平生牽繫爲浮名名垂萬古知何用除將作監丞

使金竟不還

死平劉副使效祖罷歸寄情詞曲有沈醉東風云東華路塵  
沙袞袞玉河橋車馬紛紛宮高休羨榮命蹇須安分靠青  
山緊閉柴門閒把英雄細討論能幾箇到頭安穩又朝天  
子云喜碧山日親把銀魚早焚銷繳了功名分輕車鳩杖  
鹿皮巾也不讓黃金印晚景無多前程休問閒趁明時自  
在隱尋幾箇故人團坐在柴門嘗則把陰晴論

燕子歸來儘有舊巢堪宿草堂寬底須華屋水兒一曲山兒

一幅畫中人鬚眉皆綠垂柳當門左右更饒修竹但家常

西澗外集

卷六

味閒

空

畦蔬圃藪桃花飯足松花酒熟讓閒人享些清福

陳眉公

風中柳詞

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愛

清標豈在奢華紙糊窗白木榻挂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

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

張伯雨松下樂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秋景十分瀟灑水

浸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交射蓼岸荻花中洲掩映竹籬

茅舍煙外客帆高挂風裏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盡入

漁樵閒話悵望倚危欄落日無言西下公晚年無子一妾

善事公公沒竟不嫁

胡仲爨有獨宿吟云孤鶴清寒霜天獨宿緊摠肩暖覆足被擁爐香香馥馥心兵不起媚幽獨安眠到曉日烘窗也算

人間自在福

二十年前愛買劍買書買畫凡幾度詩壇爭敵酒兵爭霸春色秋光如可買錢慳也不會論價任麤豪爭肯放頭低諸公下今老大空嗟訝思往事還驚詫是和非莫說此心先怕萬事權將飛雪看一閒且向蒼天借樂餘齡泉石在膏

盲吾非詐

趙希邁滿江紅詞

西澗外集

卷六

味開

奎

菊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閒侵枕畔書花香自入杯中酒小樓清畫心無營眉無皺今朝過了明朝又屋外青山是主賓牕前烏兔從飛走風光依舊楊夢羽撥不闌詞

壺山居士未老心先嬾愛學道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山

可買小結屋三間關一徑俯清溪脩竹栽教滿客來便請

隨意家常飯若肯小流連更薄酒三尊兩盞吟詩度曲風

月任招呼身外事不相關自有天公管

宋謙父驀溪山詞

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茅屋數間而已土泥牆牕糊紙繩牀

木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仲子不衫不

履短髮垂雙耳攜得釣竿筐  
管九寸鱸一尺鯉魚香酒美  
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  
喚先生看月起

陳眉公

鏡裏流年綵髻華顛謝西山  
青眼依然人生安用利鎖名纏  
似燕營巢蜂釀蜜蟻爭羶詞苑  
羣仙場屋諸賢儘誇張大  
筆如椽閒人書冊且枕頭眠  
有洗心經傳鐙錄坐忘篇

趙宜

之行  
香子

門外平湖新雨過碧煙一抹鷗  
飛破水木初將秋色做雲影  
墮滿溪蘆菽西風大沙嘴漁舟  
來箇箇霜鱗入膽炊香糯

歌罷滄浪誰與和閒下那萌檐  
獨對青山坐

張世文漁  
家傲詞

西滬外集

卷六

味閒

奎

窗外閒絲自在游隔花山鳥弄  
鞦韆一庭芳草慣清幽權把

鈎午夢起沽村酒潑春愁放教  
殘日過牆頭

王元美  
浣溪紗

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曉相催世  
事何時了萬苦千愁人自老  
春來依舊生芳草忙處人多閒  
處少閒裏光陰幾箇人知

道獨上高樓雲杳杳天涯一點  
青山小

王晉卿蝶  
戀花詞

閒居筆記有山中四威儀一云  
行不與人同行出門兩足雲  
生爲看千峯吐翠踏翻古渡月  
明二云住不與人同住茅  
屋松牕一副庭前有鶴啄苔門  
外青山無數三云坐不與  
人共坐婆娑影兒兩個雪花撲  
面飛來笑我北牕紙破四

云臥不與人共臥葛被將身包裹一般雪魄冰魂明月梅  
花與我

辛幼安四時歌云歸來好百計不如歸七十古來稀藕花雨  
溼前湖候桂花風淡小山時怎消除須殢酒更吟詩也莫  
向竹邊孤負雪也莫向柳邊孤負月孤負了總成癡流年  
滾滾催人老勞人草草欲何爲古城隅君不見塚壘纍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口不言兵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  
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尙書方晏客王徑造之賓王歡  
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遺之臨江仙

西澗外集

卷六 味開

寄

云冬日青山瀟洒靜春來山煖花濃人生得意與花同  
開還倏謝能得幾時紅榮華不是長生樂清閒不是死門  
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祇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  
人有幾何般一例勞勞不得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冠  
蓋叢中宿業纏年歲已衰殘髻華蒼蒼骨髓乾不道山多  
好處貪歡祇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知書晚歲  
忽若有悟作字及小詩皆有逸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寇萊公南遷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隄築處迎丞相  
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

杜祁公致政不造宅假官舍回車巷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  
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氓不遠耆老猶指廢屋三間  
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  
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聲有矚之者或賦  
詩或作草未嘗不滿也

蒙齋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省  
試下第歸至此因少游事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  
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好自由  
少游讀之滄淚雨下

西澗外集

卷六

味開

壹

趙東山里中有二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因磨勘需調皆  
栖栖桑榆戀戀雞肋一日同訪東山適庭下有鋸匠解木  
東山口號一絕云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鬢已霜你  
去我來何日了大家扯拽過時光

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嘗事于謁其子曰昔賀秘監告歸明  
皇賜鑑湖爲休老之地今洛下嵩山伊瀍天下佳處雖非  
朝廷所賜皆閒逸之人所有大人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  
更事請謁乎

人啟初潁川張遠度攜榼獨游見耕而歌者聽之皆杜詩也

遂呼與語耕者自言姓王名清臣舊有田畏徭役委諸其  
族今爲人偏耕異日過其庭見舊厯背煤字漫滅乃燒細  
枝爲筆所書皆所作詩後經亂不知所在張獨傳其一篇  
云人生如泛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  
此春日好攜鋤出南原遠觀草色敷近聽鳥語繁諸有弄  
化本雜沓呈真元曉然似供我甯不倒清樽有身貴適意  
窮達安足論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題壁間每飯  
後啜苦茗一杯偃仰松窗竹榻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

西滬外集

卷六

味閒

三

於吹竹彈絲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啟關藥牕誰伴醉開顏  
夜來雪壓前村竹膽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  
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長孫輔佐云獨訪山家步還歇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  
語未開門遠籬野菜飛黃蝶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  
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  
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層歸來月落汀  
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罾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  
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張演云鶯

山下稻粱肥豚栅雞栖對掩扉桑柘日斜春社散家家  
扶得醉人歸

自昔閒居之士必有同志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云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  
隣曲時往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  
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村少陵在錦里與南村朱山人往  
還其詩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細水曲  
通池歸客邨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李太白尋魯城范居士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

西滬外集

卷六

味閒

七

云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詭浪偏相宜則  
朱山人及范野人固亦可人之流也歷觀世人多有不好  
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  
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  
歌也

揚子雲作太元有鬼語之曰無爲自苦元故難傳

莊周內外數十篇向秀欲注之嵇康曰此書詎須注正是妨  
人作樂耳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

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忽歎曰暢哉問汝識字乎  
曰不識字曰更快活也

上之不能陟山傍水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  
郊數畝飲食安眠率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  
之箱匣中不過知己誰見稱頌至於年壽不終自沒之後  
平日之所著作亦與之俱沒死而有知悔乎不悔痛乎不  
痛

才人文字皆空花也曾見二詩云浩如煙海積如山紙上陳  
人叫不還白首書生無事業一生精力費牕間紛紛易盡

西滬外集

卷六

味閒

宋

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益費  
精神又方希直有云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  
以綯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絕曷爲不悟  
尙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殫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是謂  
名勞

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紙窗求出師曰世閒如許闊不肯出卻  
鑽他故紙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睡曰一  
切人總如是曰他喫時不曾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

般計較

杭有黃三姑者窮盡理性時徑山有盛名常倦應接詠於三  
姑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著那有許鬧事徑山心  
伏

潁昌陽翟縣有杜生者邑人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  
里惟有屋兩間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前空地丈餘  
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  
訪之自陳村民無所爲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由笑  
曰無用於人無求於時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爲生曰昔

西澗外集

卷六

味閒

完

時居邑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  
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隣人借此屋遂居  
之惟爲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  
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尙有餘力又爲人傭耕  
自是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旣足不當更兼  
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  
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  
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册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  
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並書不

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謹厚未嘗妄言未嘗喜游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余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閒話軫因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劉宰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出常書印厯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然褊腹無容量智淺而慮不周才疎而用則曠不反初服輒啟榮望豈特二不可七不堪正

西滬外集

卷六

味閒

三

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褌之辱飯疏食安用八珍之餉隱几餘情杖藜獨往或從田父瓦盆之飲或聽漁人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山谷應響優游歲月逍遙天壤路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也從子致富亟去勿亂吾樂過盪輿而來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拜謁於道旁縱得錢付酒家不若高臥北窗自傲羲皇之上也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下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

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  
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  
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從子於盤兮終吾  
生以徜徉

守元可以祛辱執素可以埽氛吾將量腹而飲度體而衣偃  
仰從容以游餘齒客有來告者曰帛賁幽蹤欲挽我遐輪  
吾懼青山之冷而白雲之孤是以愴然不進亦所以全我  
天形

蕭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曰夫間閻者有優游之美

西滙外集

卷六

味閒

三

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  
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  
苦一生何其僻也豈知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棗  
絕人閒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邱甸而  
枕平臬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果園在後蔬圃居  
前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披頂書  
揅至贖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斯亦足矣樂  
不可支

